

清浦文史资料

陈白庵

1

清浦胜览



淮阴市清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前 言

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遵循求实存真原则，我们向读者奉献“清浦文史资料第一辑”。

人杰地灵的清浦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。两千四百年前设置县治，清江浦繁盛时，“舟车鳞集，冠盖喧阗，市街栉比数十里不绝。”周恩来总理曾回忆说，“淮阴古之名郡，扼江北之要冲，清时海禁未开，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。”这里，历史名人亦多，“汉初三杰”之一的韩信即出生于于此。

前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历史资料，我们应该尊重这些历史，并且作为借鉴。因此，写史、读史、用史、续史，便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
纵横清浦古与今，倍增爱国恋乡情。我们真诚地希望关心本地历史的、出生于清浦和在清浦属地上工作过或正在工作着的各界人士，都来支持清浦文史资料工作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，忠于史实，秉笔直书，把自己亲见、亲闻、亲历的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写出来，提供给我们。我们相信，齐心协力，广征博采，将会引来更多、更好的清浦文史资料的问世。

本辑文史资料得以出版，是由于中共清浦区委、区政府的关怀和重视，有关部门和供稿同志的支持和帮助。在这里，谨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谬误定所难免，祈请识者不吝指教，便于我们办好清浦文史资料续辑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淮阴市清浦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目 录

我的故乡·····	陈白尘(1)
我在家乡走上革命道路·····	谢冰岩(8)
在淮阴中学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温济泽(13)
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李更生·····	张人权(24)
李更生先生文稿：成志初级中学第一次募金建 筑校舍启·····	(43)
艺术大师周信芳·····	高 军(44)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 记我的祖父沈定一·····	沈 力(47)
竭诚爱国 竭力为民 记王叔相先生·····	王建才(50)
我的武林生涯·····	费隐涛(55)
神腿徐六·····	张志栋(63)
清浦区的人文景观·····	江东流(67)
清浦古与今·····	吴瑞元(77)
苏皖边区政府史略·····	顾树青(82)
华中宣教会·····	孙爱琴(89)
解放淮阴城·····	文 彬(99)

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发表淮阴战役公报·····	(102)
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·····	李家馭(104)
孤胆英雄张昌义·····	(110)
城南民众抗匪记·····	张志栋(112)
忆曲靖起义·····	胡宗烈(118)
永明舰起义·····	张绍白(125)
韩信城·韩母墓·高庄墓·····	李世源(129)
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印刷厂·····	秦世民(134)
淮阴卷烟厂的创建和发展·····	马承林(142)
小木匠智斗刘“大人”·····	张铭安(148)

我的故乡

陈白尘

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乡，正如每人都有自己的母亲。人，爱自己的母亲，也都爱自己的故乡。故乡，这个词是多么具有迷人的魅力！当你读到“举首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和“月是故乡明”这类诗句，能不把自己的故乡想得更美丽而勾引起无限的乡思？某些“哲人”或许会嗤之以鼻，说这是落后的、甚至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情操，要不得的。其实，人的故乡是各各不同，全国人的故乡之总和，便是祖国。爱故乡正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。不管是爱国侨胞还是羁旅台湾的爱国之士，他们眷恋祖国之情，不都寄托在各自故乡的土地上？我们有首歌曲也夸过家乡好，又能说它不是歌颂祖国的？

夸耀家乡，在我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。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面积，哪一处不能举出一些足可夸耀之处？或者赞美其山明水秀，或者称誉其名胜古迹。有的以古之英雄豪杰相标榜，有的则以骚人墨客而自豪。否则，土特名产也可以为故乡生色，佳人名妓亦足以为乡里增辉。甚至历史上大奸巨恶，也会被引为同乡。这大概是那句老话：“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”的后果。“遗臭万年”，用阿Q的观点来说，也是“天下第一”嘛！“宰相合肥天下瘦”所讽刺的李鸿章，不是合肥的人们常常道及的“名人”么？这便是一例。

可是我的故乡呢？……

且慢！我的故乡究竟何在呢？尚未表明。

此话说来麻烦，很难用两三个字作出干脆的回答。如说我的祖籍呢，据说是“陈、林半天下”的福建。哪一州哪一县呢？可又回答不出，“查无实据”了。那我的故乡只好说是江苏淮阴了。但说淮阴，也还是麻烦。解放以后，我填过无数的表格，最初在“籍贯”栏里填的是江苏淮阴县。后来我住的那县城改为清江市了。好不容易逐步改过来，而近来清江市又改为淮阴市，并且升为省辖市了。淮阴两字相同，而市与县有别，还得要改。以上，仅仅是属于当代史的范畴。要说得真正清楚，还得扯到古代史去。据说淮阴置县，还是秦始皇时代的事，到了元朝才废掉，这个故城在今日城南约二三里，即所谓的韩信城，我还见过那遗址的痕迹。其间，东魏时，还设过淮阴郡，至齐而废；至隋初，又置郡而又旋废。据说故城在今淮阴市之东南，我可没见过。其实它与秦汉时代的淮阴县是两码子事了。而淮阴县曾一度名为清河县。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德政：他把南宋所设治在今淮阴西南的清河县移治于清江浦，直到1914年后，这清河县才改名淮阴县。严格地说起来，当我降生之年的籍贯，应为江苏清河县，即清江浦人，便准确无误了。可是我不愿自称清河人氏，因为容易与那外号“三寸钉谷树皮”以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的籍贯相混；虽然一个河北，一个江苏，相距极远。可如今的历史剧作家地理知识不广，如果要为武大郎写剧本翻案，而专门来拜访我这个“同乡”，听取“高见”时，我将如何解释？那末自称清江浦人又如何呢？我们清江浦的人都把这三个字简称做“清江”而不“浦”的。可是江西也有个县名清江，又易混

清！本来清江浦还有个雅号，叫做“袁浦”或“袁公浦”。那是因为三国时代的袁术曾驻兵于此，据说清江浦门楼之侧那棵古树即是袁术系马之处。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自称“幼居袁浦”，害得注释家找不到出处，只得在别的省寻出两个可能之处以存疑。可见雅号是用不得的。

无已，我只好坚持说是淮阴人，因为自古及今，两千多年这个地名都是可以通用的。或者称为清江浦人，就更明确了。

那么，我的故乡淮阴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？不用说，但凡读过点历史的人都可以举出被封为淮阴侯的韩信来，他应该是道地的淮阴人。太史公亲自到淮阴访问过他故里，并观察了韩信母亲的坟墓，都说明这是“铁证如山”的了。但是我这个淮阴人要提出两个疑问：第一，韩信既是淮阴县的人，怎么他乞食于漂母的漂母祠，倒在现今淮安县内河下镇呢？第二，既然说是“淮阴屠中少年”侮辱韩信，让他受胯下之辱，怎么胯下桥又在淮安城内？我真想把韩信的籍贯改成淮安。因为我对于此公甘于受辱，颇不谓然：你既然“好带刀剑”，怎么不对那班屠中少年砍杀一番？如果你也来一场《胯下之战》的武打，岂不可以让我们江苏电视台为我的故乡生色？自然，韩信之不可爱，还不在此。生前不听蒯通之言，而“天下已集，乃谋畔逆，夷灭宗族，不亦宜乎？”太史公评价得当，我对这位古之同乡，是颇为不敬的。

西汉时还有一位词赋大家枚乘，也是淮阴人，足以为吾乡增光的。但他的著作可惜只剩下《七发》三篇，出不了《枚乘全集》。出不了全集的作家算不得大作家，如今是有一定

之规的。我怎么敢于拔高这位老同乡的地位？

这一文一武之外，我们淮阴也还产生不少知名之士。但与这二位相比，总觉是“自郅以下”了。那么，曾经寄寓过淮阴的名人，是否也可以让我们沾沾光辉？这很多。比如那位袁术曾当过两年短命皇帝，但他即位于寿春，在淮阴不过是位过路客，而且名声很坏。又比如南宋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淮阴的清河口抗拒金兵，但他有名的抗金战役是在黄天荡，硬拉关系，也不妥切。想来想去，最为确切而且是如今妇孺皆知的，莫过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。据自述，他的生母万氏是淮阴人，因而“幼居袁浦”，这是铁证。而且淮阴河北十里长街西头陈家花园里他那读书的书房幸而仍在，更是物证了。前几年的清江市曾将这书房修葺了一下，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开放。淮阴的父老告我：在那书房的窗外，有株古腊梅，那是总理幼年读书时的伴侣。总理生前曾问过淮阴人：“那棵腊梅如今还在么？”她如今不仅健在，还年年怒放，香飘十里！淮阴人曾请植物学家来鉴定，说她已年逾百岁，确是总理当年读书时的旧侣！而从那时起，就有一位退休老工人，当起义务的“护梅使者”来。他终年守护着这株腊梅，不使任何人攀折、伤害，还为她修剪枝叶，锄草施肥，使她每年在严冬中怒放飘香！如今我书案旁墙壁上就有一幅她的“倩影”，花枝布满画面，背景就是那古老的书房，这是淮阴人送我的珍宝！可惜它是张黑白片，看不出那朵朵的嫩黄。但这也好，当年“四·五运动”中朵朵小花不也都是白色的么？即使读书处不开放，就凭这张照片，还有那“护梅使者”退休老工人，不也足以为我的故乡夸耀了么？

至于山川风光，我的故乡是数不上的。它躺在一片灰黄

灰黄的平原之上，既无名山，也没大川。西南倒濒临洪泽湖的，我五十岁之前可没见过它的面；“洪泽”两个字就怕人，哪有太湖、西湖能吸引人？城北呢，原来是滚滚黄河入海所经之处，但“黄河回老家了”，空留下两条巨大的泥龙爬在平野上。只有一条运河带着泥沙穿过城北，把整个清江浦劈成河南、河北两大部分。这倒解决了当时就有十万人人口居民的饮水问题。而顺流南下，可以把我们送到繁华的江南去。老实说，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为我所知的清江浦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条运河了。横跨河上的，有四条通道：最西的是北门船桥，稍东又是水门船桥，最东是一座“洋桥”，在当时可算作“现代化”的桥梁了：中间一段可以拉开让船只通过。虽然那拉动中段的铰链还是用人力操作。这“洋桥”处在中洲以下，即运河与分支汇合处，河面特宽，所以这“洋桥”也就更觉壮观了。但更为壮观而且令我留连忘返的，却是“洋桥”以西、作为河南、河北主要交通孔道，我们称之为“大闸口”的船闸了！淮阴以北一带的人们中流行这么一句话：“到了大闸口，方知天下大矣！”这自然是井蛙之见，但亦足以以为当时淮阴的骄傲了。

至于名胜古迹，就更少了。东门外的慈云寺，西门外的普应寺，是我去过的，没什么可看。所谓韩信城，即古淮阴县城，也不过只剩下一条略为隆起的城隍遗迹；城西公园呢，只有一座禹王台可以爬爬，但也不高；城南公园是后来才开辟的。城内西南角上有个路家花园，儿时曾偷进去过，也未窥全豹。……但到后来读到淮安人黄钧宰所著的《金壶七墨》，其中《浦上园亭》一则，说“浦上园亭，以河帅署中为最”云云，可见“为最”之外，还有很多园林，只是我孤陋寡闻罢了。比

如前边说的周总理幼年读书处，便叫陈家花园，就是路家花园之外的另一个旁证。再后来，又读到晚清人写的有关我故乡的一些笔记，我才恍然于我们淮阴——当时应称清河县，也曾“先前阔过”一阵的哩！

原来清河虽是县治，却驻有江南河道总督，简称南河总督。所谓“河帅”，即是对他的尊称。《金壶七墨》中《河工》一则对河工的积弊及清江浦的繁华有段记述：它说“南河岁修银四百五十万两”，（不包括决口等临时追加费）而“一切公用，费帑金十之三二，可以保安澜；十用四三，足以书上考矣！”至于“其余三百万，除各厅浮销之外，则供给院道，应酬戚友，馈送京员过客，降至丞簿千把总、胥吏兵丁，凡有职事于河工者，皆取给焉！”这说明南河总督是个“肥缺”，他既要贿赂上级和有关官署，又要应付“京官”过客，免招弹劾。而下边的又都视河工为肥肉，大家都来敲它竹杠，这就成为“上下欺蔽，瘠公肥私”的局面。至于河道的“岁修积弊，各有传授”，一个水利机构，变成“水患”衙门！所以这位作者慨叹说：“河工不败不止矣！”这是个贪污浪费、贿赂公行、腐朽无能、祸国殃民官僚机构的典型！也是清政府的一个缩影！而由于这座衙门设在清江浦，“故清江上下十数里，街市之繁，食货之富，五方辐辏，肩摩毂系，甚盛也！”然后作者又具体地作了许多繁华的描写，简直比当时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，还要热闹！

使我的故乡昔日如此繁华奢糜的还不仅于一个南河总督驻此之故。还有一位漕运总督大人，管运南方之粮以输京师的也驻于三十里外的淮安。这又是一个肥缺。漕运之弊更不下于河工。两位总督可算“难兄难弟”，两个督署都有自己的梨园子弟，互相往来酬酢无虚日。清江与淮安之间的板闸镇，

更设有“淮安关”，据说“淮关额税二十万，而岁征于商者，莫知其数！”（《金壶七墨》、《淮关》）又是一个肥缺！清江之北还有一个淮盐集散地西坝，又是盐商聚居之所。而清江自身，又是南方官吏进京时舍舟而陆的必经之地，故有“南船北马”、“九省通衢”之称。综合这几个原因，遂把我这故乡造成一个在江苏仅次于扬州的繁华城市！

但在我降生之初，这些都已成过去了：一八七五年黄河改道，南河总督废了；漕粮改由海运，漕运总督也在一九〇五年裁去；而海运通，津浦铁路成，南方官员入京也不必再由清江了；于是盛极一时的城市破落了！辛亥革命后，淮扬道和淮扬镇守使曾一度驻于淮阴，昙花一现，不几年也撤了。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个日见衰落的城市中度过的，未见到它鼎盛时期。但“儿不嫌母丑”，游子总是热爱故乡的！何况所谓的“淮扬菜”，以两淮与扬州并列，成为中国几大名菜之一，也就为故乡生色了。不过我至今还垂涎的菜，只有“软兜长鱼”和“炆虎尾”了。这都是鳊鱼制作的珍品。不过我们淮阴一带的人叫它长鱼，如果叫它鳊鱼，会笑你“跣文”了，而且“鳊”字在淮阴只能读若“线”字或“猷”字音，否则又要笑你在撇“京腔”了！

自然，毋须声明，我这儿所写的淮阴都是历史陈迹，如今的淮阴早已改天换地，更可爱了！

我在家乡走上革命道路

谢冰岩

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，我失业在家，进行自学，常与几个思想进步的朋友如陈霞林、沈家骏等来往。当时沈家骏在省立淮阴中学（大革命前名为江苏省立第六师范，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先名省立淮阴师范，后名省立淮阴中学）读书，他参加了淮阴中学中的党的外围组织“读书会”，也介绍我参加了。他曾介绍我会见了这个读书会的负责人，名叫刘进取（是真名还是化名，搞不清楚）。读书会除介绍读一些进步书籍外，也进行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这时候，虽然我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好，同时由于家庭贫困，受高利贷的剥削，和自己上不了学，找不到职业等痛苦，对革命是有要求的。但是，由于受人道主义的思想影响较深，想当一个歌颂人道主义的诗人（当时欢喜写诗，也写小说和散文）。对于暴力革命，在思想上是存在着若干距离的，所以虽然看马克思主义的书，虽然有陈霞林等革命朋友在旁边推，但是迟迟不觉悟。直到一九三〇年初陈霞林在上海上大学，放寒假回淮阴，他向我谈了几次话，然后我才正式提出入党的要求。陈霞林要我到一个热闹的地方贴一张标语，由他去检查，我在夜间照做了。两天以后，他领我去见一位同志。这位同志年龄比陈霞林大些，党内地位可能略微高点。这位同志和我作了一次正式的谈话。他询

问我，为什么要参加中国共产党？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是什么？中国的革命形势怎么样？等等。有的我答得上来，有的我答不上来。过了两天，陈霞林通知我，批准我入党了。

我入党以后，参加为上海学生回来而成立的文化特支。文化特支书记是陈霞林。寒假完了，大学开学（大概在二、三月间），陈霞林等同志又往上海上学去了。在他们临走之前，陈霞林交待我：文化特支书记由我担任，上面来领导我的小宋同志（宋振鼎）。他介绍我和小宋同志见了面。他们走后，文化特支只剩下复旦大学学生周某某（名字想不起来了）和我两个人了，而且再过几天，周也要去上海。于是，小宋同志就将沈家骏，黄大牙（失业青年，名字想不起来了）拨入这个支部。这个支部，在到我被捕时为止，就是这四个人。周去上海时只有三人，暑假，他回来，仍是四人。

春末夏初，经一位亲戚托人，设法替我在淮阴县公共体育场谋了一个临时雇员的职务，责任是坐班和管理运动器具。所谓运动器具，主要是足球，其他也没有什么，可怜得很。

我把这事向小宋同志报告了。过了一天，小宋同志对我说，县委同意我去干这个职业，并且说，县委要把这个地方作为对上对其他县的联络点，由我担任联络员。任务是凡是来找县委的人，先将介绍信交给我，由我送给小宋同志，然后由县委派人去联系。这时，淮阴县委是中心县委。中心县委召开过一次会，由我手中转过涟水、泗阳、淮安来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介绍信。差不多也在这时候，还转过一次由上面来的同志的介绍信。

所谓介绍信，是用一本最普通最不引人注意的书籍书写，那时多是用《小朋友》、《小说世界》（均是中华书局出版）。来

人将介绍信写在书籍的什么地方，指给我看。然后我将它送给小宋，由县委将秘密书写的介绍信显现出来。那时用的办法很简单，大多是用米汤和碘酒。小宋在观音寺巷对面的“乙泰”纸烟店里当店员，家住古虹桥，我都是在这两地方找他的。有一次我在古虹桥他家看到许多打包的宣传品，他就告诉我县委机关在这儿，宣传品是在这儿刻钢板和印刷的。记得刻钢板的同志也姓谢。也许是化名。

有几次小宋同志与我同行，经过赵家楼附近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门口时，他叫我在门口等他，他进去把传单文件送给吴昱恒。他告诉我吴昱恒是特别党员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要我保守秘密。吴昱恒这时是第一分院的推事长。

我到体育场不久，由于这个地方靠近私立成志中学，距离省立淮阴中学也不远，而且是公共场所，联系方便。小宋同志就将联络这两个学校的任务交给了我。任务主要是转交宣传品和文件。这两个支部和我联系的人的名字已想不起来了。

大概在六、七月间，县委召集我们支部的人，在晚饭后到城西南炮台上开会。主持开会的是万金培，宋振鼎没有参加。我们支部到会的有沈家骏、黄大牙和我。也许还有周某某，记不清了。

这时万金培是中心县委书记。他对我们讲，现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了，要争取一省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，在我们这个地区要准备暴动。文化特支为街道支部。任务是：配合暴动，布置障碍物，堵塞城市交通，使反革命的部队和人员不能去镇压暴动。如果暴动的队伍进城，就协助作战。他叫我继续担任支部书记。

尽管只有笼统的安排，对实际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并没有作具体的分析，尽管我们知道这少数几个人很难担当这个巨大的任务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怀疑，似乎只要我们一暴动，就会取得成功。

街道支部成立后不久，县委通知我到第三农业学校（可能已改名为淮阴农业学校）对面孙家大庄去开会。会场是在孙家大庄南面一个农民家屋前的场地上。时间是下午。到会的人有万金培、王伯谦、孙汉文和我，好象也没有宋振鼎。除万而外，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。会议没有什么形式，和平常几个人在一道闲谈相象。会议的内容，现在只记得两点：一是将原来的党、团组织改为行动委员会；一是布置“八·一”暴动。

在若干年后，我才知道这时是立三路线时期，是左倾盲动。

除上述不根据真正的客观形势，不认真地分析主观力量，而且充分地进行组织力量的准备工作，就那么轻易的暴动，必然招致失败以外，还有值得谈一谈的是“飞行集会”。

所谓飞行集会，就是由许多党员身带传单，聚集到指定的地点，由一个人出面讲几句话，叫口号，大家即将传单散发，然后迅速散去。如果那地方有警察，就由预定好了的同志监视他，如果警察有行动，就由那监视的同志将准备好的小包石灰，去迷警察的眼睛。

地点往往选闹市人多，易于阻碍敌人，便于分散自己的地点。我曾参加过一次在东门大闸口的飞行集会。

这种飞行集会在宣传上并无多大收获，倒是警觉了反动统治者，暴露了自己。有一次宋振鼎在王营镇举行了一次飞

行集会，由他出面讲了几句话。后来他到王营镇时，就有小孩子指着他说：“这个人那天讲话的！”

我再谈谈我们下面同志自己盲动的几件事情。

在进攻长沙取得暂时胜利之后，我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小巷中，用粉笔写“庆祝红军进攻长沙大胜！”十个一尺对开的大字。一看就认出我的笔迹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“新巷”（文元巷西对过）王斗符住家的砖墙上写标语，被人在背上打了一下，我一看，是宋振鼎，他说这不行！把我拉走了。

有一次，宋振鼎和我各自拿着一包传单出城。走到北门时，军警实行临时戒严，检查出入行人，人挤了一大堆，闹哄哄的。本来我们可以走开，将这并不是很急的东西，用其他办法送出城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思考一下，就将传单包儿送到军队面前，说，请你查一查。他一看是两包旧书（我们伪装好了的），手一挥让我们出城去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上面的“左倾”，下面的幼稚，两者结合，怎能不失败呢？！

（注：题目为编者所加）

在淮阴中学的片断回忆

温 济 泽

一

一九二八年秋季，我考上了江苏省立淮阴中学初中一年级。

那时候，学校里有一间不大的房子，门口挂着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，有几个高中师范部的学生，常常出入于其间。这几个人，原来也都穿的是布长衫、布鞋，不久就有的换上了西装、革履，俨然成为新贵。他们在学校里飞扬跋扈，公然监视同学的活动。同学中也有些人投靠了他们，跟着他们跑，自然这只是少数人，多数人对他们抱着鄙视的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，自己呢？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教科书。另外有些人，用功读书，同时也关心国家的前途，他们办墙报，出版油印刊物，攻击时弊，探索人生，思想是比较活跃的。

我在入学后半年多，跟同班同学周泰和（现在名字叫周太和，在国务院工作）、华湘寿（现在名字叫华泽涛，原江苏清江市政协委员）共同筹划，也想办一个刊物，取名《晨钟》，寓意是：敲起早晨的钟声，把沉睡的人们唤醒。我们写了几篇小说和诗歌，因为借不到又买不起钢板和油印机，结果没有办成。我们看到高中师范部同学中组织了好几个团体，准备出刊物。其中有一个叫“稚鸿社”，筹备出版刊物《稚鸿》，